

思想随笔

餐桌下的“暗动作”

○卢江良

每当碰上孩子霸食的时候,我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大姐,想到儿提时一家人吃饭的情景,以及在餐桌下的那些“暗动作”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,到了眼前这个丰衣足食的时代,那些“暗动作”,或许已没存在的必要,可它留给我的影响,却历久弥新,不可估量。

我家排行老小,上面是两个姐姐,大姐长二姐一岁,比我大四岁。尽管大姐比我们只大了一丁点,但确实要比我们懂事很多。那个时候,父母整天忙得天昏地暗,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大姐几乎替代了父母的角色——照看我们的生活,教导我们如何做人。

不过,在对我们的教导上,

当年十岁左右的大姐,自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,可她总是通过身体力行,来告诉我们:哪些事情可以做,哪些事情不能做,哪些事情要怎么做。正是因为她那般以身作则的教导,让我们懂得了一个小孩应遵守的所有“规矩”。

而在这些“规矩”中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莫过于餐桌下的“暗动作”。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清楚,在我们的整个童年时期,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的境地,一般人能吃上猪肉的机会,一年估计不会超过四次。所以,每当有好一些的菜肴上桌,那些“暗动作”就会不断发生。

其实,那些“暗动作”,做起

来非常简单,就是大姐在我们将筷子伸向那些“美味佳肴”时,用自己的脚尖暗暗地触碰我们的小腿,以此提醒我们“手下留情”,留一些给含辛茹苦的父母。如果我们依然我行我素,她那触碰的力度和频率会随之加大,直到我们彻底“醒悟”为止。

记得,当时我家因为养着一只母鸡,平时时不时能吃上一碗“打鸡蛋”。但每次吃“打鸡蛋”的时候,我们三姐弟主动吃的数量,往往不会超过三分之一。而这一切,都是餐桌下的“暗动作”,在默默地起着作用。直到最后,父母见我们总是不吃,只得每人一勺,分到我们的饭碗碗里。

餐桌下的这些“暗动作”,持

续到我读小学三年级,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它的最终“谢幕”,缘于我们已养成了礼让的习惯,不再需要通过它来提醒。但也正因为大姐发明的这些“暗动作”,让我们三姐弟在村里赢得了好口碑,直到现在依然是村人称颂的“孝顺子女”。

由于深受餐桌下的“暗动作”的教导,在我的整个小学时代,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节,当我从学校分到零食后,从来没有“独吞”过。尽管那些平时零食的糖果,对我充满着巨大的诱惑,但我总能经受住严峻的“考验”,将他们带回家里,与父母和两个姐姐分享。这不仅局限了我,两个姐姐也不例外。

当然,这只是小的方面。

而从大的方面来说,餐桌下的那些“暗动作”,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,同样无不浸染到我的思想里。特别是走上社会后,每当在“利益”的面前,我总首先想到别人的付出,始终保持一种礼让的姿态,绝不会自私自利,更不会不择手段地去巧取豪夺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,就在此刻,当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尤其深切地感受到,餐桌下的那些“暗动作”,看似无比简单而浅显,但实质上蕴含了极深的道理,它告诉我:这个世界不属于你个人,只有你懂得与别人分享,它才能让你拥有更多,否则等待你的只会是众叛亲离,颗粒无收。

思绪点滴

我只需要一美元

○应红枫

春节前夕,我所在单位又收到许多学生的来信,那些都是和我单位结对助学的贫困孩子。他们在信中或对我公司表示感谢,或是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,字里行间,他们的纯真的心和对学习的热情,流露无遗,让我们感到,我们对他们的资助和付出,有了超值回报。

曾经读到过一个关于美国富豪肯尼斯·贝林的慈善故事,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肯尼斯·贝林1928年出生在美国一个贫苦的家庭,但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,打拼创业,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,曾三次上榜《财富》和《福布斯》全球富豪榜单。他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,不忘回报社会,转而致力于国际慈善事业,先后成立了“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”和残疾人服务事业(轮椅基金会),并慷慨解囊,担任这两个国际慈善机构的主席。

看着男孩清澈的眼睛,贝林激动地给了男孩一个拥抱。

随即,贝林改变之前的慈善计划,转而出资在伯克利市建了好几所学校,专门招收贫民窟里没钱上学的孩子。在开学典礼上,贝林说:“我们需要腾出空间和机会,迎接一颗纯洁和善良的心。这样的东西最值得我们为之投资。”

慈善,总是不论地域,不论国籍,乐于慈善总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。我所在的单位近年来积极承担一份扶贫帮困的社会责任,以“兴中助学金”、“兴中奖学金”的形式,用于捐助舟山市聋哑启智学校、舟山市千荷孤儿学校等慈善助学资金近500万元。公司还每年捐助贫困大学生22名,每位资助对象每学年可获得助学金5000元,每年11万元。近年还另外捐助给舟山市聋哑启智学校购置教学设备30多万元。到目前为止,全舟山市已先后有1000多人次的中、小学生领受过“兴中奖学金”,450多人次贫困大学生得到“兴中助学金”的资助。受助学生中,4人考入研究生,其中2人考入博士生。

那些接受结对助学的贫困家庭的学子,在他们学业有成走上社会的时候,很多学生知恩图报反哺社会,让爱心延续下去。去年,有一位女学生大学本科毕业找到工作后,不忘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,专程到我们公司登门表示感谢,并把自己第一个月工资全数捐出,助学当地渔农村贫困学子。这位已参加工作的女生,还和慈善总会签订协议,每年捐助自己的一个月工资作为慈善助学金,其回报社会的真情令人动容。

那些接受过助学帮助的学子,他们“只需一美元”的纯真,以及所显现的内心善良,不是最值得全社会为之投资吗?

有一天,肯尼斯·贝林路过旧金山湾区时,突然发现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,可能是他和助手步行经过伯克利市的贫民区时弄丢了。怎么办?贝林无奈地说:“只能等捡钱包的人来联系我们了。”

两个小时,助手失望地说:“算了,别等了。”“不,我想再等等。”贝林平静地说。天快要黑下来时,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是捡钱包的人打来的,要他们到一个叫作卡塔街的地方取钱包。贝林到了约定的地方,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朝他们走过来,手里拿着的正是贝林丢失的钱包。接过钱包,贝林清点后发现里面的钱一分都不少。

“我有一个请求。”男孩犹豫着说,“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钱吗?”贝林微笑着问男孩想要多少钱。“我只需要一美元。”男孩很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走了好久才找到有公共电话的地方,可是我身上没钱,只好找别人借了一美元打电话,现在我需要把钱还给别人。”

两个小时后,助手失望地说:“算了,别等了。”“不,我想再等等。”贝林平静地说。天快要黑下来时,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是捡钱包的人打来的,要他们到一个叫作卡塔街的地方取钱包。贝林到了约定的地方,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朝他们走过来,手里拿着的正是贝林丢失的钱包。接过钱包,贝林清点后发现里面的钱一分都不少。

“我有一个请求。”男孩犹豫着说,“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钱吗?”贝林微笑着问男孩想要多少钱。“我只需要一美元。”男孩很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走了好久才找到有公共电话的地方,可是我身上没钱,只好找别人借了一美元打电话,现在我需要把钱还给别人。”

那些接受结对助学的贫困家庭的学子,在他们学业有成走上社会的时候,很多学生知恩图报反哺社会,让爱心延续下去。去年,有一位女学生大学本科毕业找到工作后,不忘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,专程到我们公司登门表示感谢,并把自己第一个月工资全数捐出,助学当地渔农村贫困学子。这位已参加工作的女生,还和慈善总会签订协议,每年捐助自己的一个月工资作为慈善助学金,其回报社会的真情令人动容。

那些接受过助学帮助的学子,他们“只需一美元”的纯真,以及所显现的内心善良,不是最值得全社会为之投资吗?

当代生活

我与新四大发明

○滕剑翔

记得去年的一次留学生民间调查,来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了他们心目中中国的“新四大发明”:网购、高铁、共享单车和支付宝。这些年来,我这个年届八旬的老翁,也与这“新四大发明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十多年前,我就开始了网购。这些年,家里用的、吃的,比如新疆的葡萄干、吉林的黑木耳、宁夏的枸杞、焦作山药、赣南的脐橙、舟山的海鲜……这些天南地北的珍品佳肴,没有网购简直无法想象。前几年新房装修,家里的书橱鞋柜、餐桌靠椅、地盆卫浴、燃气灶碟、全套灯具、空调冰箱等,要不是有网购,谁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请进家门。

至于高铁,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速度在我看来简直神了。去年参加衢州一个新建厂房工程的围审会议,杭州至衢州,上午出发,下午参会,一天就打个来回。在这前些年,是让人难以想象的。

十年前,杭州就推出

了公共自行车——小红车。有了这小红车,家里的自行车就一直在地下车库里闲置着。平时去购物、上医院、江边散步、环湖骑行,在网点刷卡取车即可。去年底迅速崛起的共享单车,更是让到地铁、公交站的最后几步路也省了。

眼下,移动支付也是随处可见,无论是高端商场还是路边小店,扫码支付省事便捷。说到移动支付,我算是慢了一步,直到今年元旦,在女儿的启迪下,才开始尝试。

我第一次用移动支付,是在小区内的云蚂蚁店里。当时,老板还热心地教我先领红包再付款,初次使用就得了15元的红包。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支付,接着到菜场就直接用手机支付了。从此,凡是购物我都用移动支付,这不仅省去了找零钱的麻烦,而且出门都不用担心钱包被人偷。

“新四大发明”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也让我这个老人焕发了青春。

难忘记忆

冬日红糖香

○李晓春

天地万物,皆有各自绕不开的宿命。甘蔗的宿命,就是到糖厂,浴火重生。

甘蔗熬透了,青皮已经转黄,身体异常丰满。站在一行行甘蔗前,我仿佛能感到糖汁在甘蔗的体内“汩汩”地游走。

望着一根根粗壮的甘蔗,我心里甚为担忧:这么多的甘蔗,要收割到猴年马月呀?没想到,动工后,却是出乎意料的轻松和顺利。因为,甘蔗的根须并没有拼命地往泥土深处扎,而是两三根抱成团,只需拿锄头刨几下,就能将其连根挖起。

把所有的甘蔗放倒捆好后,蔗农们并不急于装车,而是拿出劣质的香烟腾云驾雾,边抽边开玩笑。我身边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蔗农见我闲着无聊,拿刀削了一截甘蔗递给我。我用牙咬住甘蔗皮,头轻轻往后一仰,甘蔗皮便“嘶”地一声剥离开来。

甘蔗被运进糖厂后,就露天堆放在院子里。糖厂的规模不大,院子里搭有一个小工棚,棚内有一台榨汁机,“隆隆隆”不停地转动着,一根一根吞吃着甘蔗。不过姿势倒是优雅,不慌不忙,咽下了糖水,吐出糖渣,显得从容不迫。

制糖,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,早在《洪范》和《礼记·内则》中就有记载,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更是详细地记录了古代五种制糖办法。但在糖厂看到的大九锅制糖,令我眼界大开。

应该说,大九锅制糖还是较为原始的——用一个大灶炉熬制,灶上一

字排开安着九口锅。我刚进去时,师傅们正在一口一口洗锅,忙着开工前的准备工作。

“为什么不用电或者煤烧?”我问烧锅的师傅。“木柴烧出来的糖香些甜些。”烧锅师傅答。

大九锅制糖,看上去并不复杂,首先是清渣。师傅们把鲜榨出来的糖汁放入头口锅中烧煮,这样,糖汁中的渣质便会随热度的升高像泡沫一样浮起,师傅们就在第一时间把它们捞出。师傅们说,甘蔗全身都是宝,就连这些渣都是酿酒的上好原料。用它酿成的白酒俗称“糖梗烧”,清冽可口,醇香扑鼻,闻着人就醉了。

清渣之后,师傅们把滚烫的糖汁舀入第二口锅中烹煮。九口铁锅当中,前四口用来烹逼糖汁中的水。我看到乳白色的糖水在高温中沸腾着,时不时有大大的水泡“劈啪劈啪”炸裂开来,那是糖和水在痛苦地剥离——在烈火的炼熬下,水在变轻逃逸,最后,化为氤氲的白雾在车间里弥漫缭绕。

脱水之后,糖汁就变成稠黄的糖浆,继之就有浓浓的糖香袅袅升起。师傅们在铁锅前,各司其职,不停地搅动大铁瓢,避免糖浆沉淀。然后,根据糖浆黏度的变化,依次把糖浆一瓢瓢舀入下一口锅中。最后,把滚烫浓稠的糖浆舀进一个特制的大木槽中,不停地拌动,待其慢慢变凉,琥珀色的红糖就这样制造出来了。

冬日红糖,香味馥郁,长久地储存在我的脑海中,挥之不去。



悠然自得

郭建生 摄

真情流淌

最美不过家乡味

○胡洋

我的家乡在浙南最偏远的山区里,早年从丽水回去得转三回车,汽车、城乡巴士、拖拉机,而且山路十八弯,回乡过年对于晕车的我无疑是个艰难的挑战。无奈,吃货的我嗜吃如命,一想到山间的美味,便有了视死如归的勇气。

乡下有接风习俗,跨进家门,奶奶已泡好白砂糖茶水等候我们喝,寓意是希望我们来年生活甜甜蜜蜜。

“逢年过节胖十斤”是过年放飞自我后的规律。一杯砂糖茶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,我胖的“十斤”得益于爷爷奶奶养了一年的猪。

杀年猪是农村的一件大事,仪

式感极强。凌晨五点到,女人们烧好热水倒入大木桶中,氤氲热气弥漫在整个中堂,男人们聊足了劲去猪圈赶猪、抓猪、绑猪、杀猪。对于杀年猪这件事我是既好奇又害怕,每回只敢小心翼翼从门缝偷偷地看。

乡下人烹制的家猪肉很少加调料,往往就放一些盐,可味道却极香甜。我最爱吃的莫过于猪脚,这也是大年三十晚的主菜。一家十几口人围坐一桌,桌子中间的红色泥炉上,放着刚出土灶的一锅猪脚肉,汤还在滚,阵阵香气扑面而来。虽说我怕杀猪,可是一遇到吃,吃货的本性就暴露了,纯正的

“猪肉味”总是诱惑着我,抢先把筷子伸向那猪蹄。长辈每回看我这猴急样,就忍不住在一旁笑,还用方言打趣道:“年纪都这么大了,怎么还这么贪吃。”

别以为吃猪脚就是单纯吃猪脚,除了猪猪肉,猪脚汤也是精华。刚从蒸屉里夹出的自家年糕,一旦浇上醇香浑厚的猪脚汤,这年糕的味道那真是极好的。我感觉,猪脚汤就是年糕的最佳搭档。

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,总觉得城里的东西不如乡下的好吃。我想,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来说,这最美不过家乡味里,或许还含有童年的美食和亲情记忆吧。

心雨绵绵

渴望不一般地爱惜羽毛

○王珍

有一天朋友相聚,偶尔提到一个女子的名字,我的一位女友反应非常激烈:“我不喜欢她,因为她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你的坏话。”

我有点愕然,我和那女子彼此并无过多的交集,更谈不上有什么过结,她能说我什么坏话,且还是在一个公众场合?女友说,她说王珍的文章写得很一般。

刨去她轻蔑、鄙弃、不屑一顾的姿态,我释然了:这并非什么坏话,只是她的一句真话,代表她的一种看法或者说是一种评价吧。

我在心里对她还是很感恩的,至少说明她是看过我的一些文字的,哪怕只是看过一点点。一个人写了文字,并且还把它们发了出来,不管是发在公媒体还是自媒体上,就是希望被阅读吧?

虽然社交网络让每一个人

都可能成为媒体人,都可以拥有向全世界发声的话语权。

但当你真的走上自媒体讲台去发声时,你会发现这个讲台下并没有多少听众,聚光灯也很难照在你的身上。与其说是一块发声广场,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人声嘈杂的菜市场——所有人都在吆喝、叫卖、推销自己,你只能听得清你身边的人在说什么,也只有他们才会听你说说的话。

所以,不管是因为欣赏、喜欢还是挑刺的人,只要他们竖起耳朵听你的声音了,就是关注你的人,哪怕只是偶尔路过、偶尔瞥了一眼看个热闹,那也很值得我对其说声谢谢的。

你想,每天有海量的图文排山倒海般地涌入我们的眼帘,若能够成为别人的过眼云烟,这是多么有缘的幸会啊!

正如有人说的那样,千年的等待才换来一次回眸,如此珍贵

的一瞥我当然珍惜备至,更何况人家不但读了还评论了呢。

所以,对于所有的评论,包括写下来的和口述的,当面的和背后的,我都会非常在意。当然我的心量还没有大到能容天下难容之事——那种自以为是高屋建瓴,随意贬低甚至诋毁别人来显摆、抬高自己的人,不在我感恩的范畴。

我也常常在自我反省,不管是否有人批评或者是赞扬,我都会用心咀嚼。每当有人说“真勤快,每天都写一篇公众号”的时候,我会很心虚。

一来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勤快,有不少文章都是过去的旧文,终究从事了和文字打交道的职业,多少有点积习;二来感觉自己多少是有些浮躁的。虽然我也看不起那些人——稍微懂一点组词、造句,就迫不及待地拿出示人、做秀,更有甚者连写都嫌慢,仅仅用快捷键

Ctrl+C和Ctrl+V,哪里还找到一个像贾岛那样,虽然很有才却依然忍冻挨饿推敲的苦吟派诗人呢?

事实上,我也知道,写稿子和写文章之间是有距离的。写稿子一定是功利的、有目的的——为了发表、为了谋生、为了名利……我当然未能免俗。

所谓的职务作品、应景之作、为参加比赛征文而作、为发表为稿酬而写的,都只能算是稿子。

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,所以,我常常怯生生地说自己“写点文字”,而不敢大声说自己“写文章”。我听到“作家、创作、作品”这些词常常是心虚的。

在这个写文章的人比读文章的人多得多的时代,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呢?这绝对需要勇气和底气的,反正我是没有这样的资本。这并不是说我很谦虚或者

故意放低姿态,只是我不愿意与自我感觉好到爆棚者为伍。

个人公众号有一点我很喜欢,就是一天只能群发一次,且不能修改,现在虽然开放了修改功能,但每篇只能修改一次。这样可以让让人珍惜这个能让它亮相的平台,能让人对公众资源的使用有所节制。因为限量,所以人总会尽量显示出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那部分,大多数人还是想珍惜自己羽毛的。

所以,如果有人人说“王珍的文章写得很一般”或者“没得你好”,真的不算什么坏话,说明他对文字很敬畏,提醒我要严肃认真对待写作,要写得一般一点。

比如,我有位好闺蜜就常常对嘚瑟的我泼冷水:少卖萌,别装潮,不许媚俗,正正经经地做标题,正正经经地写文章……

这分明是帮着我爱惜羽毛呢,我当然懂!